

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

——兼论道教济世贵生思想

张继禹 主编

华夏出版社

前　　言

环境，是指围绕人群周围的空间及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种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所谓“自然因素”，即所有支撑人类生存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的总体。其中包括宇宙环境、全球环境、地理环境，这些可统称为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物质种类很多，主要有空气、水、植物、动物、土壤、岩石、矿物、太阳辐射等，它们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所谓“社会因素”，是指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的地域组合。它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所独特的民族状况、历史发展、文化艺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可统称为社会环境。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有机的总和。

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天人复合的环境中诞生，成长。人类的历史也正是一部与环境交流、并存、共生的发展史。毫无疑问，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他依赖于自然界，适应于自然界先定的条件，否则就无法生存。因为我们原本并非孤独地生存在一片荒漠的大地上，而是与其它各式各样的生命、山川、河流、土壤、空气等共同生存于一个宇宙之中。不幸的是，随着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辉煌，人们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与环境共存共荣的文化。恰恰相反，现代工业文明的异化，把我们一步一步地引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困境之中。在这种困境中，人类不得不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予以最大关注。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由于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那些曾经把每一个人同大自然相联系起来的各种关系开始土崩瓦解，似乎大自然离人们越来越远，天地育养万物的灵力也在逐渐消失。然而，正当人类自我陶醉于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美酒之际，却孕育了一颗颗难以下咽的苦果。人类近现代文明异化的严重事实，唤起了

更多人的觉悟，一个全球性的对现代文明发展的反思运动正在兴起。这种状况促使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以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前提。当我们考虑到人类生存的环境中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早已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当我们重新认识到人的本身也已经成为这个环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时，反思现代以西方科学为主体的文明，回首人类曾经拥有的与其不同的东方古代文明时，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现代社会的文明，是建立在西方启蒙哲学、实证科学、产业革命和市民革命的基础上。首先，是自然科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牛顿体系的创立，奠定了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人类第一次在认识上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取得了可操作的对自然无限认识的能力。其次，是工业革命的实现，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作坊，从而使人类第一次突破了第一自然的限制，取得了把生产力无限发展的能力。第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这种生产方式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从而使人类的财富第一次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在价值上取得了无限增长的能力。

认识能力、发展能力与财富能力同时出现的这种无限状态，汇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合力，再加上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机遇，从而推动了近现代文明以超越过去社会千百倍的效率，飞速地向前发展。尤其是在当今信息社会开始来临的时代，人类凭借自己拥有的高科技手段和巨大的生产能力，加速了向大自然的索取。以为这样一来，人类就可以取得一个无限伸展的空间，就可以最终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当然，随着这种工业文明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承认，从十七世纪以来，三百年间支配着人类社会的西方价值观与哲学体系，也曾有过给人类带来自由、平等、进步、繁荣的辉煌时期。但进入二十世纪后，这种机械

的、唯利是图的思想体系，日益暴露出狭隘的局限性，以至可以说它正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危机的根源。因为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合理主义的哲学和实证主义的科学。这种合理主义的哲学与实证主义的科学，比起人文主义的智慧更加追求所谓的合理，比起同一性更加追求差异性，比起协力合作更加追求竞争对立，比起和谐与平等更加追求征服与统治。这种偏颇的志向取舍，必然引起全局性的失调，即理智与感性、存在与价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各个领域普遍的混乱，从而造成现代工业文明的全面危机。

目前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危机，是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人口爆炸和核恐怖、吸毒、犯罪、暴力、自杀，金钱崇拜，良知泯灭，道德沦丧，以及社会的分裂，民族的冲突，思想的混乱，文化的颓废，对人与生命的价值的漠视等综合症状的形式出现的。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异化所产生的恶果，它严重危害了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

严酷的现实是最好的清醒剂，人们终于认识到自然也是保持一定规律的“生命存在”，尽管它与人类生命的形式不同，但其本质是与人类生命密切关联的。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世界有其内在的动态能量模式，它具有一种不断运动、生长和变化的有生命的网络结构。包括生物界和无机界的自然，肉眼看不见的“生命之线”像蜘蛛网一样张挂着，而且从整体上巧妙地保持着和谐与平衡。即使是人，归根结底也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人用技术不断地损害自然，也就意味着损害了人类自身。正如绿色和平运动者所说的那样：生态学教育我们，人类不是这个星球的中心。整个地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地球，也应该像同情自己一样同情一切生命形式——鲸、海狮、森林和大海。

在未来的岁月中，世界的面貌将最终取决于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状态：是继续以对立的姿态去“征服”、“主宰”大自然呢，

还是真诚地将自己视为自然界的成员而与之和谐发展。要实现从病态向健康态的历史转折,人类就必须抛弃一些陈腐的观念。与此同时,还需要改变自己与自然界之间进行能量、物质交换的方式。这就意味着,以人和自然相对立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体制、形态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情趣和生活方式,也要随之相应地更新和发展。

当然,要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恶化等重大问题,仅仅凭借少数人的良知和个别技术的运用,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因为任何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宇宙、地球、大自然、社会、文化等,这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思想、感情、躯体、生命等,这是人类靠之繁衍、进化、更生的内部环境。从大环境观的立场出发,人类应该净化的首先是自我的心灵,只有身心的内部环境达到净化与和谐的状态,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优化文化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

那么,在这场关系着全人类未来命运的环境保护运动中,在这场重建人类新文明的文化复兴运动中,道教又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和宝贵的经验呢?

道教与环境保护,虽是一个新的课题,但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两者之间却有着相当深远的内在联系。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继承了先秦道家的学说。其天道自然的环境哲学,三才互补的修道理念,济世普渡的宗教要旨,返朴归真的人生态度,人天共存的理想境界,经过两千余年的演化完善,内容极其丰富,从而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道教环境文化。

在道教的环境文化中,包容着道教中人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对山川大地的无限崇拜,对所有生命的至诚热爱,对人类作用的清醒思考,对万物共生共荣的神圣憧憬。从哲人深邃的思辩,到仙真洒脱的人生;从玄妙至秘的摄养修炼,到严肃庄重的戒律科仪;从普渡万物的大道宗旨,到修真体道的艰难历程,无论在那一

个方面,都始终贯穿着中国道教热爱自然,热爱生命,保护环境,美化人间,与天地万物共存共荣的理想与追求。

因此,对道教环境文化的探索与总结,对道教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关注与了解,不仅有助于对道教文化的全面理解,同时亦可为当前世界环境保护事业,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模式,为人类二十一世纪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文化构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与有益的启示。

本书共分四章,分别就道教的自然观、健康观、宗教仪轨、洞天福地及道教对环境保护的贡献,一一论述,以便较为全面地了解道教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作用及其影响。

第一章 天人合一的环境观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若从东汉张道陵创教巴蜀算起，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但溯其渊源，从中国上古时代的自然崇拜，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到战国时期的神仙信仰、老庄思想以及秦汉之际的方仙道、黄老道，都可说是道教构成的基本条件。其中，先秦老庄的道家学说，更是道教思想的主要来源。

当然，道家和道教两者本来是有所区别的。道家是先秦时期的学术派别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周、列子、尹文子等，他们皆各有著述，阐发道家学说。道教则成立于东汉，历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至今仍在传播，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民族宗教。一为学术流派，一为宗教团体，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

但道家和道教的联系又是相当紧密的。从道教的创始之际，道教中人即奉《道德经》为道教的主要经典，并将化生于殷商时期的思想家老子敬奉为太上老君，成为道教的始祖。其后，道教更是致力于宏扬道家学说，将老子之道作为道教最根本的信仰和教义。道教徒毕生信道、奉道、修道，所作所为，一切皆以道为事。德同于道，是道的体现，所以崇德就是尊道。尊道崇德是道教精神的核心。道教之所以以道为最高信仰，是因为道的伟大和完美。道无私无欲，它生育无限宇宙，创造和谐世界，化生天地万物，却不自居其功。道不可言有，也不可言无，但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永恒存在于万化之中。道立形则为道祖太上老君，老君降临人间，教化世人，普渡众生。这样一来，作为思想家的老子便被尊为道教的最高尊神，作为哲学范畴的道也被发展为道教的核心教义。道教之所以命名为“道教”，并非偶然的结果，而是与它的基本教义与最高

信仰密切相关。

既然如此,对道教思想的探索,理应寻根溯源。尤其是在梳理道教的环境思想方面,更应从它的源头活水——老庄思想谈起,以揭示道教义理的根本。

一 道法自然的原则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

道法自然,这是先秦道家及后来的道教共同宗奉的中心理念,是道家、道教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关于“道”这一字,殷周之际的金文中已经出现,其本义是指道路而言。故《说文》曰:“所行,道也。”后来,道的内涵由具体到一般,逐渐普遍化和抽象化,引申出法则、规律、方法等。如《易经》中“道”字四见,都是指道路而言;今文《尚书》言“道”,开始包含原则、规律的义蕴;《诗经》之“道”,又引申为方法、言说。当道从金文、《易经》的道路之“道”,向《尚书》、《诗经》的规律、方法之“道”过渡的时候,意味着道的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也预示着道必然要一分为二,从而演变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大问题——天人关系。

从春秋时期开始,《左传》、《国语》便开始把道分为天道和人道。所谓天道,是指日月的运行,阴阳的消息,它们的运动变化,都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这种主宰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即是客观规律,即是不以人们主观愿望而改变的天道。所谓“人道”,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和原则,包括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伦理规范,以及社会群体的典章制度、组织、原则等。如《国语·晋语》说:想到欢乐就高兴,想到危难就害怕,人之道也。这是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又

说：对于父母、师长、君主，应专心事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这是就作人的道德原则而言。《左传》亦说：天灾流行，输粮救灾，扶恤邻里，此亦为道。这是就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而言。人道的各种原则，都是依据天道而制定的，奉礼尽义，就是符合天道。反之，背信弃义，违礼叛教，就是逆天而行，必遭祸灾。这样，人道与天道就互相贯通了，遵守人道也就是顺应天道。这既是对人伦之道的升格，也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最原始的表述。

以上所说的道，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其所指都还是有限的事物，尚未将道提升为完全独立的哲学概念。是《道德经》第一次使“道”摆脱了一切形而下的感性色彩，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最高哲学概念。从此，中国哲学便以道论为基石，进而发展出各种形态的理论体系。道，不仅成为道家、道教的最高信仰，而且成为全体中国人心目中最高真理的代称。从古至今，多少圣贤哲人都毕生竭力于求道，为的是使人生变得更有价值，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可以说，老子创建了一座道的丰碑，中华的子孙得大道之滋润，用大道而生辉。

道，在《道德经》那里，首先被看作是生育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说：道是虚无而没有形体的，但却不亏不盈，深奥莫测，体含万象，永无穷尽，好像万物的始祖。它不露锋芒，超脱纠纷，涵蓄着光辉，混同着垢尘，是那样的无形无象啊，似无有而实存在。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产生的，但知道它出现在上帝之先。在这里，老子把道看作是天地万物的最后本原，从理论上建立了一个以道为根本的宇宙本体。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本体论思想发展的一大贡献。

老子所说的道，究其根本，实际上就是指宇宙。他说：有一个混然一体的东西，它先天地而存在。无声无形，杳冥空洞，永远不依靠外在的力量，自身不停地循环运行，可以算做天下万物的母体。我不知道它的名，把它叫做“道”，再勉强给它起名叫做“大”。道之所以被命名为“大”，是因为其无边无涯。道不止于大，又能不

分昼夜的运行不息，故又可谓“逝”。其愈逝愈远，无法穷尽其源，故又可谓之“远”。但虽远至六合之外，无穷无尽，却未尝离道，仍然依道循环运行，故又可谓“反”。所以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人居其一。人要效法地，效法天，效法道，道则有它自己固有的规律即自然而然为法则。这是老子对道的全面描述。它将生成万物的本体、运动性、规律性、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集于一身，指的就是宇宙。同时，老子还提出了作人的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效法天地之道，遵循自然的规律，而不违道妄作。

在老子看来，宇宙起源于混成之物，它是在天地产生以前就自我生成了。如果把人们能够感知到的有天体的宇宙叫做“有”，那么在“有”之前的无天体的宇宙就可以叫做“无”。他说：天下万物生于看得见的有，而有形有象的有生于看不见的无。说它为“无”，是为了说明天地之前的状况；说它为“有”，是为了揭示万物的根基。因此，可以说：无，是天地的原始；有，是万物的根本。所以经常从无形象处来认识道的微妙，经常从有形象处来认识万物的终极，这两者同一个来源，只是名称不同，都可以说是深远玄妙的，是天地万物、一切微妙产生的门户。

为什么“无”是宇宙的原始状态呢？因为混成之物是由人们无法看到的微细物质（朴）组成的，是天地与物体未形成之前的存在物。但此原始之道（宇宙）并非绝对的空无，因为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故确实存在，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老子说：大道汎满太空，岂可以说它在左，或在右？它是无处不存在的。万物依靠它生存，而它对万物从不干涉。又说：道，它是万物深藏的地方，善人得之为法宝，不善人依之可保身。这些都说明道是永恒的、普遍的、无私的存在，是天地万物的内在根核。

老子的道是处于永恒运动中的宇宙，它的本质属性是生成天地、万物和人类。他说：道生混沌一气；一气分割阴阳，为一生二；阴阳变化，而生天、地、人，为二生三；三才既具，万物资生，为三生

万物。万物内涵阴阳，即负抱阴阳，阴阳在冲和之气中得到统一。这段话语简直是对宇宙演化的一种朴素而形象的描述。由无形无象的气态宇宙，演化出固态宇宙，乃至形成各种物体；从固态的无机物中，又衍生出有机物，乃至形形色色的生命体，其生成的机理便是阴阳的相反相成。在整个宇宙生成链的各个层次上，阴阳是流动的活力，大道则是贯穿始终、遍达万有的根本，老子把它形容为“众妙之门”，不是非常贴切的比喻吗？

老子的道（宇宙）也是空间与时间的统一。前面所引老子所说的“大”是空间量度，“逝”是时间延续，“远”是空间与时间的广延，是大与逝的复合概念，“反”是循环与转化。老子把宇宙比喻为风箱，“一张弓”，认为宇宙这一部分膨胀，另一部分则收缩，反之亦然。因此，宇宙的运动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实质上，这是老子提出的一个原始的宇宙胀缩模型，是一种封闭的宇宙观念。现代宇宙学中也有胀缩模型，力图论证光线会返回原处，持闭合宇宙论和循环论。这即类似老子的观点。在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思想家对宇宙空间持这类观念，显然许多都是受到了老子的影响。如宋代陈抟的太极图，亦是一个相当规范的形象化的宇宙胀缩模型，它十分形象地表达了老子所说的“进道若退”的循环思想。

在老子的学说中，道是最高的范畴。但在这个宇宙本源的道之上，老子还特意加上了一个“自然”，要道遵从自然，效法自然，所以说“道法自然”。不过，这里所说的“自然”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法则。正如王弼所注：“道不违自然，方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并不是说在道之上还有一个主宰，而只是强调道也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办事，突出道的自然无为的本性。

道法自然之“法”，在这里是指遵循、仿效之意。老子之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所以天地万物遵循道的变化而生息。但作为宇宙最终本源的道，也不能随意的作为，它也有所遵循，这就是自

然的法则。这就是说，宇宙之中的一切事物（包括宇宙自身），都处在一种有序的运动之中，一切都有内在的法则，而所有的法则和秩序，都来自于道，都是自然而然的体现，毫无人为勉强的痕迹。换句话说，宇宙之中的万物万事，都服从一个统一的法则，遵循一个有序的规律。

那么，作为宇宙之中的四大之一的人类，所作所为当然也应该遵循这个宇宙统一的法则，不能脱离和违背。对此，老子强调说：大德之人的行为，都是遵循大道的自然规律。法自然，宗无为，这是老子思想的灵魂，亦是道家、道教学说的纲领。道家、道教的学说包罗万象，可以涉及宇宙本体、天地演化、万物生育、人生修养、治国用兵各个领域，但皆有一条主线贯通其中，这就是自然无为的法则。遵循这一法则的才可以称之为道家，背离这一法则便背离了道家。因此可以说法自然、宗无为正是道家、道教一脉心法。

在老子的眼里，如何理解人和天（即大自然）的关系，并非是一个纯粹抽象的哲学命题，而是一种提高生命质量的生存之道。因此，人与大自然的融合共存，不仅是后天的必要，更是先天的决定。人既然来自天地，理应法天则地，遵循大自然的规律，这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要害，也决定了道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研究，都力图采取客观的视角和冷静的态度。正是这种道法自然的思想定势，唤起了道家中人热爱自然、尊重客观规律的美好情操。他们重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生态，强调自然和人之间、宇宙大生命与个体小生命之间的同构与互动的关系，诱导人们从自然哲学转到生命哲学的研究，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许多科技成果及自然和生命奥秘的探研，首先应归功于道家道教。

老子及后来的道家学者，皆一致肯定了万有协和性、涵蕴性及依存性，指出宇宙、天地和人类一同生存，万物与人们休戚相关，不容分离。道家的这种万物涵蕴、彼此相联的整体和合观，与西方哲

学中心物二分、主客对立、人天分判的二分法是截然不同的。既然人类和大自然、万物本为一个和谐的有机的统一体，人类又有什么理由去暴殄万物，破坏人天共有的环境呢？所以老子说：圣人办事自然无为，因此不会失败，不会遭到损失。如人类能自觉地“辅助万物的自然发展而不加干涉”，就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获得持久发展的生存空间，体现生命的真正价值。显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颇富远见的，其科学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的，并为近现代因片面追求征服自然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所证实。

一九七二年六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环境会议，发表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及七个共同观点和二十六个共同原则，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迫切的任务。”于是各国群众相继发起了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并反思西方的现代文明及其哲学观、价值观，寻求解决生存危机的新思想、新文化。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科学家纷纷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去寻找灵感与智慧，特别是把眼光凝聚在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道教身上。

例如，以研究环境问题而闻名于世的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Aurelio Peccei)认为：“人们在陶醉于自己的能力和眼前成绩时，并未意识到在许多情况下，明天将为今天的收益偿付重大的代价。此外，他们从各个方面使用科学论证的同时，却疏忽了唯一能够不断起到协调作用的哲学、伦理和信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人已经丢失了的整体感，这是一种严重的倒退……现代社会应该恢复这种观念。”他继而预言：“未来将是一次伟大的文化复兴的发展。”⁽¹⁾展望未来，这种新型的发展观，不再单纯是强调科技文明，而追求人类心灵文化的重生。而他所说的“整体观”，无疑使人一看就联想到了老子。另一位比利时著名的科学家普里高津说：“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

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²⁾人文主义物理学家卡普拉指出：“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美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³⁾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亦高度评价了道家哲学包含的人文主义精神，他说：“远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中国思想已经前进到科学人文主义的地位。”其特点就是：“它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他还预测说：“想来没有比欧美和中国文明的合流更伟大的。依我的感觉，我们愈是研究它们两方面，愈觉得他们像由两个不同的作曲家所作的两章不同的交响乐，其主调本是一样的。”⁽⁴⁾

日本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也认为：“我们现在不得不担忧人类会不会沉没到科学文明这种人造的第二自然中去。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声明获得了新的和威胁性意义，如果我们把‘天地’看作包括第二自然界在内的自然界，并把‘万物’看作包括人本身在内的话。”他还进一步指出：“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或者这样说也许更正确，老子当时就发现了一种形势，这种形势虽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但事实上二者却是很相似的。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写下了《道德经》这部奇特的书。不管怎样说，使人感到惊讶的总是，生活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某一时代，老子怎么会向从近代开始的科学文化提出那样严厉的指控。”⁽⁵⁾

各种深刻的反思，使世界上的更多有识之士把希望投向东方，投向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道教思想，在人类新文明的重建与新文化的复兴中，当自有相当的价值。人类因科学技术的强大和自我意识的膨胀，忽略了大自然本身固有的规律，背离了老子所说的大道，对大自然无休止的掠夺，到头来反为自己挖掘了一座座难以跨越的陷井。现

代人类只有改变观念,采取新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毁灭,重造辉煌的未来。这当是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注释:

- (1)见《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第89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 (2)见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 (3)见葛荣晋主编《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第194页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
- (4)见葛荣晋主编《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第301页引。
- (5)见葛荣晋主编《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第302—304页引。

二、齐同万物的观点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这是自然哲学的核心,亦是人类永恒关注的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首先描述了它的一个基本模式。他认为作为“域中四大”之一的人,应该合于大道,效法自然。其后,庄子对于这个问题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详尽地发挥了老子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一向把自然看作是一个充满生命的超巨大系统。其中所有的事物都相互有机地联系着,宇宙在其历程中运行,是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多维的交叉线。宇宙时空的数量、矢量、向量和宇宙万物的变化息息相关。宇宙是场的信息系统,彼

此相须，相即，相摄，相入，一在多中，多在一内，相融无间。对于这种朴素的辩证观点，道家中人有深切体悟，从老庄之始便探其玄机，以揭示自然中固有的整体关系。

老庄哲学皆以道为世界的本原。道，指创造宇宙的动力，或宇宙的本身。它又是万物运动的规律，人类行为的准则。道所涵蕴的至理，正是人一生追求并学习的内容。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道的内涵。他说：太古的时候，只有无，没有有，没有名称。由无而有，出现了最初的一。虽然有了一，却没有形态。万物由无形的一而生，这便是德。物在无形的时候，都具备应有的理，但是浑然一体，这便是命。天命的流行而产生了物，物各有了生理，这便是形。形体保守着精神，各有自己的法度准则，这就叫做性。人们加强性的修养，可回复到德的境界。德的修养达到极致完美，可与太古之境和同。这种和同便虚寂，虚寂便广大，混合一切鸣叫和言语，一切鸣叫和言语混合，也便与天地相混合了。这种混合浑然无间，好象愚昧，好象昏聩，无智无心，这便是玄德，是与自然最通顺的合一。⁽¹⁾

在这里，庄子把宇宙的本原叫做“无”，认为世界之初存在着无，这便是原始的未分化的世界（有一而未形）。万物是从这个未分化的无形世界产生出来的。从万物得到它这一角度说，叫作德。从它把自己的一部分赋予物这个角度说，叫作命。有了物，便有了形体，有了准则，从而进入“有”的世界。

那么，庄子所说的“无”是指什么呢？对此，他明确地指出：天地，是形体中最大的东西，阴阳，是气中最重要的成份；道将它们全部包括。⁽²⁾可见，无就是道，无就是气，气是构成万物的根本材料。

万物从道生，灭亡之后又复归于道。庄子说：人的出生，是气的聚合。聚合就成为生，消散则成为死。⁽³⁾又说：道气相合则成物体，物体相散又归始气。⁽⁴⁾因此，天地万物的生成、发展、灭亡，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

在《庄子·知北游》中记载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向老子问道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道的渊博无穷和生长万物的伟业。孔子说:今天安闲,特来请问什么是最真的道。老子回答:你应当斋戒,疏理你的内心,洗涤你的精神,放弃你的成见。道,深奥而难以言述啊!只能给你说个大概。光明生于幽暗,品类从无形中产生,精神从道产生,形体从精气产生,万物以不同的形体而出现。所以,凡是具备九窍的都是胎生,凡是具备八窍的都是卵生。而道的到来,没有踪迹;它的离去,也没有边际。没有门户和房室的拘限,能畅达四方,通于万物。如顺应此道,便四肢强壮,思虑通达,耳目聪明,心地虚静,用而不劳,因应事物,可圆可方。天没有它便不会高,地没有它便不会广,日月没有它便不能运行,万物没有它便不能昌盛,这不就是道么!况且,博通经典的人,不一定了解真理;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故圣人并不追求博辩。象这种增添了也看不出增添,减少了也看不出减少的东西,是圣人所宝贵的。它的广博象大海那样,它的高大无终无始,能使万物各自运动,自取其需,这是君子之道,是道在外的表现啊!万物都对它有资取,它却永不匮乏,这便是道吧!

同在《知北游》中,还有另一则故事。当东郭子问:所谓道,究竟在那里?庄子说:无处不存在。东郭子说:请指出具体的地方。庄子说:在蝼蛄和蚂蚁之中。东郭子说:为什么处在这么低下的地方?庄子说:在梯和稗等杂草丛生的地方。东郭子说:怎么更加低下了?庄子说:在瓦和砖里面。东郭子说:为什么越来越低下了?庄子接着回答说:在屎尿之中。至此,东郭子再也无话可问了。庄子进而开导东郭子说:先生提出的问题,本来就没有接触实质。希望你不要着眼于某一事物,其实万物皆不能离开道。我们何不起游处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持同合万物的理念,把宇宙当成一个整体来谈论,这样就不会有所穷尽了。明白万物并无主宰,因而万物都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就能和万物冥合为一而没有分别。